



# 摇花龙虎棍

诸葛佳儒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摇花龙虎棍

诸葛伟儒

中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哈尔滨



吳悠戲弄薛濟



薛 济 丘 晨 花



梅 非 王 东 桥



沈安吳悠合壁攻击孔平翁

## 五

一阵梅雨过后，太阳象火轮般，向大地洒下酷热的气息。

黄土路不知何时已不再泥泞，在夏阳的照射下，逐渐变得坚硬，还散发着一阵一阵的热气。

树林内的草木在艳阳的照耀下，都格外黑绿坚挺，小草则在热气的吹袭下，显得懒洋洋的。

经过一个春天的探查，丘晨花对自己的身世之谜，仍未寻得蛛丝马迹。她在林中吹着萧萧的笛音。

“你在想念父母？”

丘晨花点点头。

薛济道：“莫伤心，你一定能够和他们团聚的。”

“万一，他们不在人世……”

薛济婉言：“你不要往坏处想。”

丘晨花叹道：“我一直往好处想，现在虽无着落，至少我还能拥有一分希望。”

“上帝一定会保佑你。”

丘晨花莞尔，便又吹奏一曲，充满思盼的乐曲……而后，她说：“沈安和吴悠已经安然无恙？”

“是的。”薛济想到两人，便露出了愉快的神色。

“他们行走江湖，是不是也别有用意？”

薛济道：“沈弟不曾提起，因此，我也不得而知。”

丘晨花淡笑：“看到沈安，我就有一份亲切感。”说完，她转眼看薛济：“希望你别介意这句话。”

薛济闻言是有点诧异，随即笑道：“我当然不介意，沈弟是个人品极好的男儿，武艺又高强无比。”

“我总觉得吴悠是个快乐的可人儿”。丘晨花说。

“的确，打从第一次见到她，我便很喜欢她，”薛济一出口，连忙说：“我说这句话，希望你也别介意。”

两人四目相交，不禁同时发笑。

一日，丘晨花在树林间吹笛，一个俏丽的姑娘无声无息地坐在远处聆听。

丘晨花一曲接一曲地吹奏，过了半晌她才放下笛子，凝望着远方。

俏丽的姑娘慢步走向丘晨花，丘晨花听到脚步声，连忙转头。

“你是丘晨花？”俏丽的姑娘惊喜万分。

丘晨花讶异地看着她。

俏丽的姑娘快步走向丘晨花，叫声：

“姐，我是冯小慧，我找得你好苦。”

丘晨花连忙解释：“姑娘，你可能认错人了吧？”

“难道你不是丘晨花？”

“我是丘晨花，但是为何叫我姐姐？”

冯小慧闻言甚喜：“如果你是丘晨花，那么你就是我姐姐？”

丘晨花迷惑不已，不禁张大眼睛瞧着眼前的姑娘。



冯小慧大叫：“我实在太高兴了，有一个姐姐像天仙般美丽。”

“姑娘，你的话，我还不太明白。”

冯小慧笑道：“你不是在找寻失散十八年的父母？”

“是的。”

“而我正在找寻十八年前失散的姐姐。”

丘晨花淡笑：“但是这样并不表示我一定是你的姐姐，小慧，你可能找人找得太心急了。”

“哦！你叫我的名字，多么自然、亲切！”

丘晨花道：“你的名字，原本就很轻柔可爱的。”

“不，你是我的姐姐。”

丘晨花笑道：“如果有一个像你这般伶俐的妹妹，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咱们还是谨慎求证才是。”

冯小慧道：“原来你是怀疑其中的真伪。”

“我不是怀疑，而是必须小心行事，再说你我全然陌生，你所说的话是否属实。”

“姐姐做事这么谨慎，实在令人钦佩！”

丘晨花道：“我如果出言不逊，希望你能见谅。”

“不，我越来越喜欢你，光看你的双眼，我就知道姐姐是个国色天香的美人，姐姐愿意将面巾拿下来么？”

丘晨花面露迟疑。

冯小慧连忙说：“如果姐姐不愿意，我绝无勉强之意。”

“很抱歉，蒙面已经是我的习惯。”

冯小慧灵黠地注视丘晨花。

丘晨花问：“小慧，你为何认为我是你的姐姐呢？”

“因为你的眼睛跟母亲长得一模一样。”

丘晨花闻言，不仅怦然心动，道：“你的母亲……？”

“她已经去世了！”冯小慧说完眼睛已红湿。

“小慧，莫伤心。”

“母亲在生前，一直记挂着你。”

丘晨花道：“我不知道该不该听信你的话，因为我身上连一个信物也没有。”

“你是不是在采幽山下被采幽娘娘捡到的？”冯小慧凝视着丘晨花。

丘晨花骇然：“你怎知道？”

“娘曾经提起这回事。”

“令堂曾经在采幽山下丢弃一个女婴？”丘晨花声音颤抖。

冯小慧掉下两行泪，点点头。

“为什么？”丘晨花悲伤地问。

“原因要问爹爹才知道。”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只有我一人，姐！我实在好孤独，娘在我十岁时就去世了。”

“你父亲呢？”

冯小慧道：“爹爹非常好，但也非常想念你，所以才叫我出来找你。”

丘晨花问：“你确信我是你的姐姐？”

“嗯！”冯小慧点点头。

“但是……”

“采幽娘娘是否给了你任何提示？”

“没有，她对我的双亲是何人，也无丝毫线索。”

冯小慧道：“我却有一个线索。”

丘晨花闻言，双眼分外亮丽：“有啥线索？”

“一张母亲的画像。”

“画像？”

“是的，这是母亲在世时画的，你们两人的眼睛长得完全一样。”

“真的？”

“姐，你太幸运了，你长得象母亲，我象父亲，所以才没有你这么美丽。”

丘晨花面露喜色：“你真是我的妹妹？”

“不信的话，咱们可回家看母亲的画像，你也可问爹爹，为何将你丢弃在采幽山下？”

丘晨花又喜又悲。

冯小慧道：“自从母亲死后，爹爹就将画像挂在他们房中，方才我看到你，以为看到母亲，不过，你可能长得比母亲更好看，我实在好羡慕你。”

“你父亲怎么说？”

冯小慧道：“他交代我，如果找到你，一定要请你回家团聚。”

丘晨花低头考虑半晌，徐徐说：“我可否先看看你那张画像？”

“当然可以，”冯小慧笑道：“爹爹也说你从小离散，可能一时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而爹娘又没在你身上留下信物，咱们要相认实在很困难。”

冯小慧叹口气，继续说：“现在只有靠那张画像了，你信不信我们也不能勉强你，但是，姐，娘在世时一直念着

你，当时我虽然还小，这件事我却记得一清二楚。”

丘晨花也很想和冯小慧相认为姐妹，但是在全无凭据之下，她不得不小心求证。

她淡笑：“我先看画像，再听你父亲如何说，咱们再谈此事好吗？”

“好！好！咱们就先回家。”

丘晨花暗道：“我多么盼望与家人团聚！”

冯小慧欢喜说：“咱们赶快回家，爹看到你一定非常高兴。”沈安和吴悠在半路碰见丘晨花、冯小慧。

沈安笑道：“丘姑娘，你要上哪儿？”

吴悠看到仙女，两眼不仅一眨一眨的。

丘晨花告诉身旁的冯小慧：“他俩是我的朋友，我跟他俩说几句话。”

冯小慧道：“不要耽搁太久。”说完，她颇感兴趣地张望吴悠。

丘晨花走近两人。

吴悠笑嘻嘻说：“咱俩又碰面了！”

“看到你们两个，我实在很高兴。”

沈安好奇地看冯小慧一眼，问：“丘姑娘和那位姑娘要上哪？”

丘晨花道：“她可能是我的妹妹。”

沈安和吴悠又惊又喜，沈安问：“你确信此事？”

丘晨花摇摇头：“我正在进一步求证。”

沈安道：“丘姑娘务必谨慎从事。”

吴悠道：“那人跟你长得完全不一样。”

沈安道：“有时并不能以外貌论断。”

吴悠耸耸肩。

丘晨花道：“她略述往事，刚好和我的身世不谋而合，现在我要到她家中，看她母亲的画像。”

沈安道：“你一个人去，安全么？”

“应该无妨。”

吴悠道：“要不要我们保护你？”

丘晨花笑道：“感谢你们关心我，此行我独自前往，大概无妨。”

沈安道：“我还是不太放心。”

丘晨花道：“你们一同前往可能不便，而且对方不知会做何感想。”

沈安觉得她设想颇周到，乃问：“有没有需要我帮忙之事？”

丘晨花轻声说：“如果你们遇到薛济，可否代转此事？”

“我乐意代办。”沈安说。

丘晨花说：“那么，我就先走一步。”

沈安道：“祝你寻得好消息，但是你务必要小心。”

丘晨花即向两人告别。

吴悠连忙向她挥挥手，然后偷偷看冯小慧一眼。

两人走后，吴悠甚感奇怪：“那个姑娘为何一直瞧着我？”

沈安便拿眼看看吴悠：“还好，你没出问题。”

“真奇怪，”吴悠还是百思不解，又问：“丘晨花一个人去安全吗？”

“咱们还是暗中保护她。”

“哦！我就是这个意思。”吴悠得意非凡。

两人便随后探查结果。

吴悠一边走，一边问沈安：“你好像很喜欢丘晨花？”

“是的。”

吴悠思量片刻又问：“你觉得她非常非常美丽？”

“是的。”

“你觉得她的鼻子好看吗？”

“我又没看过，我怎知道。”

“你觉得她的嘴巴好看吗？”

“吴悠，你怎么搞的？尽问这些古怪话。”

“安哥，丘晨花为何要蒙面？”

沈安赞道：“她大概有倾国倾城之貌，才不得不蒙面。”

“哦！原来如此，安哥，你喜欢我吗？”

“你说呢？”

吴悠皱眉道：“我在你心目中只是一只小蝌蚪。”

沈安笑道：“你还一直惦记这句话？”

“以后我就会变成一只青蛙。”吴悠越想越可怕。

“不是青蛙，而是一只癞蛤蟆。”沈安说完哈哈大笑。

“哦——安哥，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也许。”

吴悠笑嘻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在乎薛大哥对我的看法。啊！丘晨花不是托我们转告薛大哥。”

“现在只好暂时按下。”

两人跟踪至一个城堡前，看到丘晨花和那个姑娘进入城堡……

冯小慧好象拥有特别的权利，才可在戒备森严的城堡

中，通行无阻，而且每个人都对她行礼作揖。丘晨花看在眼里便格外提高警觉。

两人进入一间书房，冯小慧指着墙上一幅画像，道：“那就是娘的画像。”

丘晨花凝视画像，情绪不停翻滚，画像中的女子，双眸和身材完全和丘晨花一样，画中人与丘晨花仿若姐妹。

冯小慧道：“你跟娘长得很象吧？”

丘晨花点点头。

两人听到脚步声同时回头，丘晨花看到一个威挺的中年男子走进来。

冯小慧叫道：“爹，姐姐回来了。”

冯元祚面容激荡不已：“你是小琴？”

冯小慧便说：“姐，你的本名叫冯小琴。”

丘晨花低下头，一时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冯元祚沉重地坐下：“小琴，你也坐，我再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说给你听。”

丘晨花轻轻坐在椅子上，冯小慧灵巧地走到冯元祚旁，娇声埋怨：

“当初爹爹为何会丢下姐姐？”

丘晨花闻言，不禁闭下双目，两道泪水滚落。

冯小慧连忙跑到她身边，安慰说：“姐姐莫难过，爹和娘一定有苦衷。”

冯元祚叹一声，道：“小琴，十八年来让你受苦了。”

冯小慧也激动地垂下泪来。

冯元祚神伤道：“这几年来，爹也非常想念你，你娘由于积忧成疾，七年前过世了。”

冯小慧插口道：“姐姐一定很想知道，当初事情的发生经过。”

冯元祚道：“这事情必须追溯到十八年前，那时小琴刚出世，坠天帮和长峰帮，竟共谋攻打本帮。本帮遭到两帮的侵袭，不幸全城覆灭了……”

冯元祚说到此，已讲不下去，丘晨花不禁抬头看着冯元祚，冯小慧乃走到父亲身旁，把头靠在他肩上。

“爹，莫伤心，事情都过去了，咱们现在已比他们两帮更强大。”

冯元祚轻咳一声，冯小慧便柔声说：“爹爹再讲下去好不好，姐一定急着想知道。”

冯元祚道：“那时，我保护着你娘和小琴四处逃命，但是那群恶徒却一直想赶尽杀绝，到了采幽山，我跟你娘不幸被冲散，那时我心急如焚，等我杀退敌人，找到你娘时，她已身受重伤，小琴也失落了，我眼见四处受敌，而你娘又受伤累累，才奋力突破包围。”

冯小慧又走到丘晨花身旁，问：“事后爹爹难道没有回去寻找姐姐？”

“有，可是一直也找不到。”

“然后呢？”冯小慧一直帮丘晨花问。

“我为了重振本帮的威势，便又从头苦干，这期间我也不断派人找寻小琴的下落，可是却毫无着落。”

冯小慧笑道：“黄天不负苦心人，今年初，我们终于找到采幽娘娘的住处，啧啧！她居住的地方实在太隐密了，难怪爹爹找不到姐姐的下落。”

冯元祚露出笑容：“小琴，你能够回来，爹爹实在很高



兴。”

丘晨花早已泪流满面，她起身，叫声：“爹爹。”便跪在冯元祚面前。

冯元祚连忙扶起她，叹道：“回来就好，爹爹日后会补偿你。”

冯小慧又哭又笑：“姐，我实在太高兴了。”

三人化悲为喜。

冯元祚道：“小慧，你就带小琴回她的房间，这个通行令，小琴你收下。”

“谢谢爹。”

丘晨花又说：“以后孩儿可以继续蒙面吗？”

冯元祚又问：“你为何要蒙面？”

丘晨花道：“这是师父采幽娘娘的交代。”

“既然她交代在先，我也不想破坏她的规矩。”

冯小慧道：“姐，你此刻愿不愿意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

丘晨花便将蓝面巾摘下。

两人看到丘晨花的花容月貌，不禁内心暗赞不已。

冯小慧道：“姐，你还是蒙面较妥，免得全城人都为你倾倒。”

丘晨花面颊羞红，便又带上面巾，冯小慧便欢喜的带丘晨花回房间。

沈安和吴悠在城外等了一下午，仍不见丘晨花出城，两人不禁忧喜参半。

吴悠猜：“也许她已经合家人团聚了。”

沈安道：“我担心她是不是误入圈套。”